

從高市早苗宣布解散國會談起

●李明峻／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有誰會想到日本關西奈良縣鄉下一個幾萬人城鎮普通家庭的女兒，竟能在長期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強調派閥的傳統政治並以門第世襲傳承為主軸的日本政界脫穎而出，成為日本自1885年實施內閣制一百四十年來的憲政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更令人驚異的是，她上任時參、眾兩院皆未過半，自民黨處於史上最弱勢的政權，連長期聯合執政的公明黨都轉投敵營，就在連要通過年度預算都岌岌可危的情況下，這位被中港官媒譏諷為只是「過場政治人物」的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居然力駁黨內大老的反對，不顧政黨民調的低迷，勇敢決定正面迎戰政局壓力，毅然決然在就任未滿百日就宣布解散眾議院，並宣稱席次不過半就辭總理職位，讓日本國民決定自己的未來走向，這絕對是一場超級政治豪賭。

眾所周知地，結果高市的自民黨居然單獨拿下超過眾議院三分之二的三百一十六席，獲得自民黨史上最多席次的大勝利，聯合政權的日本維新會也獲得比預期多的三十六席，執政聯盟合計拿下三百五十二席，占眾議院席次四分之三的絕對多數，一掃先前被認為將是「短命政權」的預期。這位特立獨行、沒有參加派系，也不擅長交際應酬的日本鐵娘子，能讓世界各國政治評論家跌破眼鏡，獲得史無前例的選戰大勝，證明高市早苗對日本國民的想法判斷正確。

高市早苗不僅是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更是首位1960年以後出生的日本總理，她的上任顯示日本社會已經進入新的時代，特別是日本國民顯然不願再忍耐溫吞無效率的老人協調政治，從而在議會內閣制的憲政機構下，進行一場等於是總統格局的選舉。高市不僅在國內政治大放異彩，她一上台就讓日本在國際社會露臉，恢復過往安倍晉三（Shinzo Abe）時期的國際威望，甚至連面對出名難搞的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都能應對自如，民意支持度長期維持在七成以上。

這位接連創造日本政治奇蹟的奇女子，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呢？此次選舉結果對當前緊張的台海局勢、日中關係會有什麼影響？值得注意的是，高市首相為處理國內在野政黨的抵制所做的政治決定，可以給陷入政治僵局的台灣國會帶來什麼啟示？

成長過程

高市早苗的父親是豐田關係企業的一般上班族、母親為警察，高市早苗1961年出生

於奈良（Nara）縣，從小學起就住在奈良中部目前人口僅十二萬的橿原（Kashihara）市，這裡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首都，也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Emperor Jimmu）的皇居所在地，著名的橿原神宮（Kashihara Jingū）就位在這裡。高市的興趣包括潛水、音樂、看棒球等，大學時期還加入搖滾樂團擔任鼓手，並且是重型機車的愛好者。她在高中畢業的那一年，同時被神戶大學、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錄取，但由於私立大學的學費太高，為了讓弟弟高市友嗣也能讀大學，最後決定進入國立的神戶大學就讀。

1984年於神戶大學經營學科畢業後，因憧憬松下幸之助（Konosuke Matsushita）的經營哲學，同年進入日本知名的「松下政經塾」（Matsushit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就讀。松下政經塾是公益財團法人，由日本實業家松下幸之助於1979年創立的私人教育機構，目標在於教育出日本政治及財經界的領袖人物，對日本現代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力。松下政經塾招收二十二歲至三十五歲之間的年輕人，教育年限為四年（2010年後改為三年），每年錄取率約僅2.5%。就讀松下政經塾期間，所有支出都由松下政經塾負擔，另外提供每人每個月二十萬日圓的研修資金，另外還可以申請個人計劃的活動費用。除自由民主黨的高市早苗之外，日本有許多政治人物皆出身於此，包括前民主黨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前外務大臣前原誠司（Seiji Maehara）、前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Koichiro Genba）、前總務大臣原口一博（Kazuhiro Haraguchi）以及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Itsunori Onodera）等數十位國會議員，而都道府縣議會議員更是不計其數。

松下政經塾教育訓練完成之後，高市早苗於1987年前往美國，在民主黨眾議員施若德（Patricia Schroeder）麾下擔任金融方面的國會研究員。任滿兩年返回日本之後，因擁有美國國會的立法分析經驗而受到關注，先後於朝日電視台（TV Asahi）和富士電視台（Fuji TV）擔任新聞主播，並曾和出身台灣的蓮舫（Renho Saito）共同主持節目。其後，高市將其在美國的相關經驗寫成《アメリカの代議士たち：米国連邦議会の素顔》（中文書名暫譯為《美國的代議士們：美國聯邦國會的真實面貌》）一書，受到極大的好評，這本著作也讓她後來能一度在近畿大學（Kindai University）經濟學部擔任教授。1992年，她成立關西高畫質聯盟（Kansai High-vision Consortium），並擔任首任（創會）會長，翌年即決定踏入政壇。

從政之路

然而，在以男性為主、強調派閥且首相幾乎都來自二世、三世議員的日本政界，高市從政之路算是相當曲折。她在1993年以無黨籍身分首次當選眾議員，隔年加入由柿澤弘治（Koji Kakizawa）領導的小黨「自由黨」，但該黨很快就併入小澤一郎（Ichiro Ozawa）籌組的新進黨。1996年，高市以新進黨候選人身分再次參選眾議員，而以反自民黨的選票贏得選舉，但由於新進黨在全國範圍選舉失利，因此她響應自由民主黨幹事

長加藤紘一（Koichi Kato）的號召，在當選兩個月後於1997年加入自民黨，這項舉動招致新進黨成員的強烈批評。高市在自民黨內屬於清和政策研究會（三塚博派→森喜朗派），並在小淵惠三（Keizo Obuchi）內閣時期擔任通商產業省政務次官，並曾擔任文理委員會委員長。

在2000年的眾議院選舉中，她於自民黨比例代表制名單名列第一，因此輕鬆贏得第三個任期，並於2002年被任命為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內閣的經濟產業省副大臣。但隨後在2003年眾議院選舉中落選，2004年與當時為眾議員的山本拓（Taku Yamamoto）結婚。在2004年離開國會期間，她還在近畿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2005年大選重返眾議院，作為近五百位眾議員的一個。2006年安倍首度執政時，高市首度入閣，擔任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涉及沖繩北方對策、食品安全、少子化、創新等領域，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任自民黨總裁重新執政，2014年高市被延攬擔任日本首位女性總務大臣（內政部長），任期前後加起來將近一千五百天，是日本歷代最長的。

在龐大的自民黨組織中，無派閥的高市是很難出頭的，高市一直是以無派閥身分成為安倍的長期盟友。高市從政逾三十年，前後一共當選九屆眾議員，由於日本是內閣制國家，因此國會議員也有機會擔任行政職位，高市曾任經濟產業副大臣、通商產業政務次官等。高市政治生涯的起飛，是受到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提拔，2006年安倍首度執政時，高市首度入閣，擔任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並先後擔任過沖繩及北方擔當大臣、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等要職，行政經驗相當豐富。

2021年，高市在安倍的支持下首次競選自民黨總裁，但輸給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名列第三而落敗，但因此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2023年4月下獲得美國波士頓全球論壇主辦的年度世界領袖獎（AI World Society, AIWS）。2024年，她第二次挑戰自民黨總裁，又在決選中以微弱劣勢輸給石破茂（Shigeru Ishiba）。2025年底，高市才在第三次競選自民黨總裁時，擊敗小泉進次郎（Shinjiro Koizumi）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總裁，一舉成名天下知。

政治理念

從高市早年騎重機和玩重金屬樂團打鼓，且人生規畫不循一般人的常軌，大學畢業後選擇進入松下政經塾，還在1980年代決定隻身赴美擔任國會研究員，並以英國前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為政治偶像，可知她是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個性。

高市屬於日本右翼新保守主義，她被描述為極端保守主義和日本民族主義者，主張「要讓日本再一次站上世界頂點」、「讓日本列島富強」，路線上是追隨安倍晉三倡導「日本回歸」，推動日本回歸國際舞台與各個領域，並表明國家的終極使命是將國民的生命和財產、國土和資源、國家主權和名譽列為守護對象，因此高市被歸類為自民黨的保守右翼。

但在這種情況下，高市的許多政策也回應日本社會的保守觀點，如反對同性婚姻、反對女性天皇等。同時，高市也反對婚後夫妻使用不同姓氏，認為這將破壞日本傳統的家庭制度，因此在與山本拓議員的第一次婚姻中，高市早苗將自己的姓氏改為「山本」，但在2021年12月復婚的第二次婚姻時，這次換成山本拓自己改姓「高市」。此外，雖然日本有考慮比照韓國和德國，對擁有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給予地方選舉的參政權，但高市明確反對賦予外國國籍者（主要是在日韓僑）投票權，因此有些女性不認為她是改革的倡導者。

在憲法修改問題方面，由於高市認為目前的日本國憲法是日本二次大戰投降後被盟軍佔領時期制定的，因此曾主張要全部修改。高市主張，為盡到對生活在現在的日本人和下一代的責任，應以制定符合時代需求的「新日本國憲法」為目標。作為修改內容，她主張刪除現行憲法第9條中的日本不保留戰鬥力、不保留交戰權的條款，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提升國防預算、強化科技防洩密，將緊急事態條款、放棄戰爭和自衛隊、其他人權問題等，列入必須修改的憲法項目。

在安保與經濟議題方面，被媒體稱為安倍「第一女弟子」的高市早苗，無疑是繼承安倍經濟學的路線。值得注意的是，安倍的路線不是特別針對北京，並非所謂的反中立場，而是將焦點置於日本的復興，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將地緣政治的重心從中國轉向多極化（multi-polar）。也就是說，安倍企圖將印度、東協、日韓、澳洲以及美國等作為中國之外的極點，提升日本及盟友的戰略自主性，以對抗任何武力脅迫和企圖片面改變現狀的嘗試，並讓此點成為日本安全機構內部的共識，高市內閣無疑將延續這一路線。高市在競選黨魁的演說中一再提及安倍，使用「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等關鍵字，並在回覆川普賀電時，表示會更進一步加強美日同盟，並基於建設性接觸闡述中日關係、強化日本經濟及更廣泛印太地區的韌性。

值得一提的是，高市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眾所皆知地，自1972年中國與日本建交後，參拜靖國神社一直是兩國關係起伏的核心原因之一。由於母親是警察，因此高市心理上很尊重軍公職人員，認為戰犯既然已經伏法就不再是罪人，他們都是為國家犧牲的人，因此她不但參拜靖國神社，甚至在2025年訪問台灣時還主動要求將前往忠烈祠列為第一個行程，表示希望敬拜中華民國國軍之意。這也是她在2014年以內閣成員身分參拜靖國神社，2016年成為首位參加靖國神社秋季大祭的現任內閣成員的原因，尤其是2020年8月二戰結束七十五週年之際前往參拜靖國神社，當時中國及韓國都曾對此舉嚴厲批評，而高市也據理力爭毫不退讓。

然而，在2025年10月競選期間，高市透露若順利接任自民黨總裁，將先不參與當年靖國神社的秋季祭典，這是因為高市面臨外交壓力，同月底將赴韓國參加APEC峰會，還須保住與習近平首次會晤的可能性，因此選擇放軟其保守立場，以穩定外交環境為優先。如此觀之，高市上台前便明白自己政治角色將要轉換，很務實地開始展現外交平



衡，無須因參拜神社遭致反對黨和中韓等國的攻擊。此點顯示高市不會照本宣科地承襲安倍做法，而會依時代變化「更新」安倍路線，這是安倍時代與高市時代本質上的不同。

克服萬難成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

對於日本這個代表一個長期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與政治體系來說，高市早苗作為日本首位女性領導人掌權，這個形象和影響力是強大的。日本女性雖在全球是受教育程度最高且資歷最高的，但她們仍面臨保守社會將她們推回傳統角色的期待。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性別差距指數，日本在一百四十八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百一十八位，尤其女性在政治領域的代表性更低，領導職位長期由男性主導。日本一直難以提升女性國會議員與企業領袖的比例，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日本，女性議員比例僅約15.7%，在G7（七國集團）中排名墊底。尤其這位堅定的保守派政治家取得領導地位，一開始並不是靠強大的政治力，日本選擇讓女首相領導的進步形象，是因為自民黨日益衰頹，從而不得不採取這項策略性舉措，目的在找回那些近期轉投更右派政黨的保守選民。但高市早苗巧妙地運用這個關鍵時的崛起，無疑將可能改變日本女性對自身的看法。

眾所周知地，高市要成為日本首相必須先成為最大黨自民黨的總裁，而自民黨總裁通常是黨內各派系協調的結果，這對沒有派系的高市而言原本難度很高。高市第一次參選自民黨總裁是在2021年，當時安倍其實是屬意岸田文雄，但擔心黨內右翼跑票，因此支持高市出面穩住，所以算是做球助攻的角色。當年有岸田文雄、高市早苗、野田聖子（Seiko Noda）、河野太郎（Taro Kono）等四人正式登記參選，最終雖是由岸田文雄獲得勝利，但首次參選高舉安倍路線的高市已經嶄露頭角。

高市第二次參選自民黨總裁是在2024年，當時岸田文雄三年任期屆滿宣布放棄連任，由於「解散派系」導致黨內派閥空前削弱，為自民黨總裁選舉增添更多不確定性，因此派閥領袖和政壇孤鳥紛紛出動，導致出現參選大爆炸的九位候選人，最後選情逐漸變為石破茂、小泉進次郎、高市早苗三足鼎立。結果第五度參選自民黨總裁的石破逆轉勝，聲量相當高的高市早苗與總裁大位擦身而過，但優異的表現已經讓日本國民認為非常有望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

其後，在參眾兩院接連遭逢敗選的石破宣布辭職，自民黨隨即於2025年10月進行總裁選舉，高市早苗五年內第三次參選自民黨總裁。由於高市這一年積極增加與同僚議員交流，並在參眾議院選舉時幾乎來者不拒，奔走全國助選，鞏固黨員支持。結果高市成功以壓倒性優勢勝過小泉當選，八十五歲的麻生太郎（Taro Aso）憑藉威望成為造王者（KINGMAKER），扮演這場政治豪賭的關鍵角色。

然而，過去當選最大黨自民黨總裁幾乎就等於會成為內閣總理大臣，但高市卻不那麼簡單就當上首相，因為自民黨加上公明黨在眾參兩院皆沒有過半數，因此必須再找一

個政黨來加入合作。高市原先是找國民民主黨，但沒想到在交涉過程中公明黨宣布退出執政聯盟，終止兩黨自1999年至2025年間長達二十六年的合作關係。公明黨這個決定強烈震撼高市早苗，因為消息公布後國民民主黨隨即表示他們也不要加入，這讓高市的首相競逐只剩下一百九十六張票，離過半的兩百三十三票還差三十七張，自民黨的執政保衛戰陷入複雜情勢。

在經歷過三次嚴苛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才登上首位女總裁寶座的高市早苗，爭取成為首相的意志非常強烈，加上自民黨內部對於「淪為在野黨」的危機意識非常強烈，因此透過多重管道跟日本維新會搭上線，而且幾乎是整個吞下對方開出的條件，終於達成與日本維新會建立聯合執政同盟的協議，因而能在2025年10月臨時國會的首相指名選舉中勝選，在驚濤駭浪中成為日本憲政史上首位女首相。

由於高市曾於2025年4月以眾議員身分訪問台灣，不但與賴清德總統碰面，還參觀安倍晉三紀念公園，並公開建議台日應建立「準安全聯盟」，一再重申安倍名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因此她的上任廣受當地「台派」人士的歡迎。相對地，北京對於高市在自民黨總裁選勝出也沒有太大反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此為「日本內部事務」，但敦促東京履行對二次大戰歷史及台灣議題的相關政治承諾，有點「聽其言，觀其行」的味道。韓國政府對此沒有先發制人，並無太大篇幅的高調報導。這是因為世界各國都在面對川普開啟的全球關稅戰，各方都希望不要有有太激烈或明確的抨擊而給自己增添麻煩。

展現智慧的人事布局

緊接著，高市就面臨要處理艱鉅的美日關係、應對通貨膨脹與生活成本危機等挑戰，而且在國會兩院皆失去多數議席的情況下，因在野黨不合而勉強被國會指名為日本第一百零四任首相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組成她稱為「決斷與前進的內閣」。特別是高市希望套用安倍主政時期的「官邸主導」體制，而且在政策主張上要延續「安倍路線」，同時在人事安排方面讓安倍時代重用的今井尚哉（Takaya Imai）、秋葉剛男（Takeo Akiba）等左右手均「班師回朝」，因此日媒形容高市打造的是「安倍3.0」政府。

果然高市初試啼聲的組閣就令人耳目一新。雖然高市本身並不屬於自民黨的任何派系，但被盛讚組閣顧及黨內團結和專長能力，特別是首批公布的十八位閣員有十位是初次入閣，這種佈局屏棄過去由老面孔輪值的做法，雖然被外界評價為「新手內閣」，但反而顯示推動政策改革的決心。

首先，由於安倍內閣的政策政令都由內閣府規劃，再交給各省廳執行，因此高市相當重視內閣官房長官一職。高市找來曾任防衛大臣的日華議員懇談會事務局長的木原稔（Minoru Kihara），可以強化小泉進次郎防衛政策的不足。其次，過去負責對美關稅談判的赤澤亮正（Ryosei Akazawa），從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轉任經濟產業大臣，就是看重

他的經驗和成績。特別是赤澤屬於石破茂的側近，這也算是拉攏前首相石破茂的做法。

由於高市將面臨包括防衛經費增加、食品消費稅減稅，甚至教育經費、社福經費的規劃等與預算有關的挑戰，因此聘任財務省出身的片山臯月（Satsuki Katayama）當財務大臣可說是回歸專業，而個性強悍的片山不但可以壓住財務省官僚，精通經濟政策的她還可設法協助高市編排預算。

除考量專業外，也為展現黨內團結，高市早苗也延攬總裁選舉的競爭對手入閣，如由前幹事長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出任外務相，前農林水產相小泉進次郎出任防衛相，官房長官林芳正（Yoshimasa Hayashi）轉任總務相。另外，過去國土交通相一職長期由公明黨掌管，這次由於公明黨退出執政聯盟，因此職位終於回歸自民黨，改由擔任過國土交通副大臣與眾議院國土交通委員長的前總務相金子恭之（Yasushi Kaneko）接任。由於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在協議時就以不派議員出任閣員的方式合作，因此高市內閣名單全體均為自民黨籍，日本維新會只有由國會對策委員長遠藤敬（Takashi Endo）擔任首相輔佐官。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政權在國安部分的人事安排，由市川惠一（Keiichi Ichikawa）出任國安局長，他是「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構想」的起草協作者之一，對安倍的印太戰略有相當的了解，也擔任過國安局副局長。另一職位是負責安保的首相輔佐官，過去這個職位幾乎都是由國會議員出任，這次由前空軍退將尾上定正（Sadamasu Oue）出任，主要是他近年相當投入對日本防衛政策的建議，顯示高市首相非常重視日本周邊軍事局勢。

高市內閣的安全保障政策

高市首相在給「全閣僚共同指示」中提出施政要點有三：分別是（1）實現強大的經濟；（2）促進地方發展，保障人民生活；（3）強化外交力與防衛力。可見其相當重視外交防衛。

因此，高市早苗在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認為近年安全環境有很大的變化，必須更積極從根本強化防衛能力，因此預告將提前兩年實現原訂2027年達成的「防衛費達GDP 2%」，使得防衛費超過九兆日圓，使日本躋身全球軍費支出最高的國家之列，並於2026年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力整備計畫》等「安保三文件」。同時，她表明修憲改自衛隊「國防軍」，並將航空自衛隊改編為「航空宇宙自衛隊」，並新設「宇宙作戰集團」。

此外，為突破戰後體制束縛，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積極謀求取消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讓日本軍工產業成長提升經濟。值得注意的是，高市也希望修改1967年制定的「非核三原則」（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核武器），讓美國可以擴大對日本的

核保護傘，甚至讓日本可以製造核動力潛艇。

由於高市擔任過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因此上台後不但立即指示著手修改《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還盼望與友好國家攜手提升雙邊經濟韌性，攜手打造「非紅供應鏈」，提升雙邊產業競爭力。高市內閣於2025年11月成立「日本成長戰略本部」，推動強力的經濟成長，公布造船、國防、藥品、關鍵礦物、航太與太空、網路安全、量子運算、核融合等十七項戰略領域的重點投資項目的成長戰略。

此外，高市除致力於建構不依賴特定國家的供應鏈之外，透過2022年成立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以供應鏈韌性、基礎設施功能穩定、專利非公開制度和在尖端技術領域加深官民合作等四大支柱，提升日本的經濟自主性。如為分散風險，日本重啟自2019年以後不再製造的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重新引入建造LNG運輸船的設備與人手，與中國、南韓的造船產業進行競爭。

特別是高市進一步計劃嚴格審查關鍵技術的外資個別投資案件，專責審核（外國企業）個別投資案件，推動「日本版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制度，有效防堵日本國內企業的關鍵技術與敏感資訊外流。高市還計畫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國家情報體制，新設「國家情報局」，推動制定「間諜防止法」，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安保環境。

外交初露頭角

高市一向以安倍晉三路線的傳人自居，基本上是在安倍的基礎上前進，因此在施政報告引用安倍的名言：「重振能在世界中心綻放光彩的日本外交」，來宣誓自己的外交政策與佈局。

高市首相在10月21日就任總理大臣之後，立即於10月26日前往馬來西亞參加「東亞峰會」。這個會議的與會者除東協十國的領導人之外，還包括美、俄、中、日、韓、印、澳及紐西蘭等共十八國元首。緊接著，川普總統在10月27日到29日訪日，川普除跟高市進行美日高峰會外，也會晉見日本天皇，以及跟安倍昭惠（Akie Abe）夫人見面。其後，高市在10月31日再飛往韓國慶州出席APEC峰會。高市首相就任五天後就先後參加三個重要國際高峰會，並與多國元首進行會談，展現以往未曾表現的外交能力。

特別是高市內閣剛上路，就面臨美國總統川普第二任期的首次訪日。2025年10月底，川普與高市舉行高峰會談，內容包括日本防衛費增加至GDP 2%、強化美日同盟威懾力、重申台海穩定，會後並簽署「日美關鍵礦物合作架構」與「美日同盟黃金時代」協議。兩位領袖還參觀駐日美軍橫須賀基地，登上「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這被視為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威懾。並參訪橫須賀的美軍基地，透過防衛合作強化抗中的防線。

緊接著，高市首相就要上另一堂外交大課—南韓慶州APEC領袖峰會。在APEC主要

會議之外，高市首先要處理的是就任後第一次日中峰會，嚴肅面對與習近平的首次見面。高市決定不要刻意迴避敏感議題，認為打開天窗說亮話才是化解疑慮、猜忌的最好方法，習近平也強調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關係，雙方都同意兩國互為重要鄰國，對於地區與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負有責任，對於日中之間存在許多懸而未解的課題，希望構建『建設性穩定的對話關係』、『全面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算是「相敬如冰」的第一類接觸。

與日中會談氣氛截然不同是日韓峰會。原本被視為是親中反日的東道主李在明（Lee Jae-Myung）總統，反而很誠意貼心地用日文跟高市問好，正逢日韓交流正常化六十周年，兩位「新生」用溫暖笑容交換想法，確認日韓、日美韓協防是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穩定秩序的關鍵，兩位領袖同意兩國應密切對話、加深合作，讓日韓關係「以未來為志向」安定發展。這裡隱含不強調歷史問題的共識，為兩國未來交流建立好的開始。高市算是稱職地完成這次外交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在APEC與台灣代表林信義的互動。她不但與林信義舉行會談，還高調發布兩人合照，引發中國以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 and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向日方提出強烈抗議。但高市沒有退讓，強調會面「符合過去慣例」，也不違背「非政府間實務關係」的立場。這個插曲證明高市延續安倍路線，而北京的抗議更強化她「頂住北京壓力」的強硬形象。然而，2026年APEC將在深圳舉行，中國屆時會如何處理值得關注。

中日外交風暴

然而，在參加APEC僅兩週之後，高市就面對席捲而來的中日外交風暴。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日本國會接受答詢時提及「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由於現行日本「安全保障法制」規定，當面臨「存亡危機事態」時，日本可判斷是否行使集體自衛權，隱含日本可能介入台海軍事衝突，因此不意外地觸動北京的敏感神經。

中國外交部次日強烈抗議高市的發言，斥責東京「粗暴干涉內政」。隨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更稱要「斬掉那擅自闖入的骯髒頭顱」，這個貼文在日本引發軒然大波。日本外務省連夜召見中國大使，執政黨自民黨要求驅逐薛劍，美國駐日大使也嚴詞批評薛劍「戰狼外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Kenji Kanasugi）強烈抗議，對高市「涉華錯誤言行提出嚴正交涉，點燃雙方外交火勢。

針對高市不收回「台灣有事」言論，中國隨即於2025年11月祭出全面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品，並凍結正在進行的日本牛肉進口談判，北京再以安全問題要求民間減少赴日，讓中國遊客數量幾乎減半，並採取限制稀土出口等報復措施。2026年1月，中國還要求提前歸還熊貓，使得日本面臨五十三年來首次「零熊貓」局面。然而，日本國民反而更積極支持高市，使得隨著高市早苗以壓倒性勝利，獲得眾議院絕對多數優勢，但北京認為

這代表日本立場更趨強硬，先由中國外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重申日本領袖發言是錯誤言論，指責日本軍國主義正在謀求復活，其後除限制稀土出口日本之外，還將禁運範圍擴大到鎵、鍺、銻、石墨等關鍵材料，這些全都是半導體設備、機器工具與電池不可或缺原料。

緊接著，中國更將矛頭指向「參與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日本企業，透過商務部以擔憂相關產品可能被用於軍事用途為由，將包括三菱集團以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在內的二十家日本企業，列入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管控名單，並表示未來相關出口將面臨更嚴格的審查。如此一來，勢必對日本的航空航天、汽車和半導體產業造成衝擊，日本必須研擬其他適當應對措施，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顯然，2026年中日對峙無疑將讓日本面臨一場嚴峻的生存試驗。

究其實，這次中日對峙絕非高市故意挑釁北京，或是日本對台政策有什麼變化，但這場風波顯然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從安倍時代開始至今十多年來，日本的台灣政策漸漸走向戰略清晰，北京早已察覺高市強調安倍路線和參拜靖國神社的立場，考慮到高市的親台立場及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觀，高市必然會強化對台關係甚至日美同盟，屆時北京與東京的緊張可能升級，不如趁此機會對其提出警告，如果能減損高市威望或迫其下台當然更好。

解散改選的政治豪賭

在日中關係緊張的同時，高市首相又面臨審議年度總預算的壓力。自民黨不但在參、眾兩院皆未過半，國會是少數執政，而高市人馬在黨內也屬少數（主要是跟麻生派、前茂木派以及前二階派的小林鷹之系統合作），有「不具足夠代表性」的問題，再加上為讓日本維新會參加聯合執政，對其提出的要求幾乎「整案照吞」，導致自民黨內意見嚴重分歧，而維新會更動輒以若「跳票」就退出政權進行情勒，這讓她幾乎沒有法案的主導權。

特別是高市內閣是透過黨內總裁改選，並非經由國政選舉而取得政權，有不能代表日本「最新民意」的問題。這讓她在對美、對中等外交上處於弱勢。在此情況下，只有增加支持自己在國會的力量，否則在各方掣肘下根本無法推動法案。高市首相若能在改選中取得更多席次，形成穩固的政權，這種強力訊息才能一舉解決這些問題，於是高市首相毅然決然地選擇「提早解散國會、進行總選舉」這條路。

高市首相的這項選擇無疑是正確的。在2026年2月日本眾議院改選前，因經濟困境和政治獻金問題，自民黨因支持率低迷接連敗選，立場飄移讓右派選民不斷流失，但高市因是首位女總理，獲得婦女和青年的支持，而她的路線也使原本流向國民民主黨與參政黨的保守選民回流，再加上中國鋪天蓋地的施壓，反而讓高市人氣升高到七成以上，於是自民黨將選戰定調為對「高市內閣的信任投票」，透過高市帶動原本低迷的黨勢，選

前民調就顯示強勁的選情回溫。

除這些客觀有利因素之外，高市的選戰策略與口號也相當成功。首先，高市內閣這個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的「新執政連盟」還沒有經過選民的考驗，其次包括財政、外國人對策、安保三文書的修改、副首都、外交防衛的對應等諸多改革法案也沒有取得國民的同意，甚至連高市早苗自己是否適合擔任總理大臣，唯有交由國家主權者的全體國民來決定，呼籲將選票投給自民黨來作為對她的支持！這個說法不但為她解散國會提供「大義名分」，也讓這次總選舉成為對高市的信任投票，高市表示：「不迎接挑戰的國家沒有未來，只想守成的政治，無法帶來希望。」，這些口號獲得國民的高支持率，高市將這次選舉定位為由國民自己打造未來，此點就是她勝選的保證。

自民黨之前連戰連敗的原因除經濟不振之外，「政治與金錢」也是重大問題，所以岸田等人進行「解散派系」與「向中間靠攏（分配優於成長）」等改革，但結果是保守右翼選民流失，「裏金議員」陸續落馬，而高市這次的大勝就是找回保守右翼選民的選票，以及在高市光環下讓裏金議員重返政壇，這些前安倍派議員成為高市在國會的新生力軍。

另一個大勝的原因是，在野黨錯誤策略而導致的自敗自滅。如前所述，高市一選上自民黨總裁，就面臨長期合作的公明黨提出分手。根據《產經新聞》的分析，自民黨在小選區若失去公明黨的選票，甚至這些票改投在野黨，則自民黨恐怕會減少三十至五十席。在這個情況下，一直苦於黨勢力難以擴張的第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主席野田佳彥立即抓住難得的機會，趁機提出跟公明黨「共組新黨」的策略，而這個「中道改革連合」（簡稱「中道」）新政黨，在全國十一個比例代表選區，都讓公明黨的人排第一位，以換取公明黨在各小選區的票，讓他們「改投」原立憲民主黨的候選人。

這個看似聰明的策略結果導致大敗。因為公明黨選票流向並沒有被鎖住，民眾不接受不熟悉的「中道改革連合」，公告前原有一百六十七席（包括立民一百四十四人、公明二十一人以及原屬社民黨與令和新選組兩人）的「中道新黨」，大幅縮水71%僅拿下四十九席，其中立民出身議員縮水約85%，從選前一百四十四人驟減至二十一人，可說是這次選舉的最大輸家。

在高市巧妙地政治精密算計下，贏得這場至為關鍵的「政治豪賭」，高市內閣無疑將成為長期政權，並讓日本政局從混沌弱勢轉變為清晰有力，甚至進一步在形成中的國際新秩序扮演要角！

高市與台灣關係

高市於2021年9月曾與時任台灣總統與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進行視訊通話，在安倍不幸遭槍擊離世後，高市2022年宣示將繼承安倍遺志，表明要更進一步強化日本跟台灣關

係，稱絕不能讓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這樣的政治宣示相當明確。她曾於當選總理前於2025年4月來台，並與賴清德總統會面。對於源自安倍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論述主張，高市首相奉為圭臬，這也是此次引發日中對立的原因。

日本為威懾中國、北韓等國家勿輕舉妄動，在美國催促下日益提升防衛能力，日本社會正逐步形成強化國防的共識，事實上當日本提升防衛能力時，即便不直接提及台灣問題，也自然會對台灣有利。隨著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掌控眾議院逾三分之二席次，相關計畫的推動幾乎不致遭遇重大阻力。由於中朝俄不斷增強軍事威脅，日本社會正逐步形成強化國防的全民共識，當日本提升防衛能力時，即便不直接提及台灣問題，也對受中國武力威脅的台灣有利。

同時，台灣目前也處於「朝小野大」的少數執政，高市可以毅然決然解散國會進行改選，結果獲得民意支持而取得超穩定多數，但台灣體制不同，若在野黨不想讓國會被解散，則處於被動的執政黨並無法主動解散改選，更何況高市是在高人氣支持下解散，因而能取得意料之外的選舉成果。剛面臨大罷免挫敗的民主進步黨，還沒有足夠明確的民意支持，可能還要等待時機或是等民意醞釀。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議題只是日本對外政策的一部分，雖然高市多次表達感謝台灣人對她的支持，但也明白表示「日台之間沒有邦交，她會加強務實交流」，因此台日雙方雖有共通價值和好感，但若誤以為高市上台「台日之間將有重大進展」，反而可能對台日關係適得其反。◆